



# 臺灣高爾夫之父 陳金獅

王誼邦、雷小娟

王誼邦，淡江大學體育事務處副教授。E-mail:106530@mail.tku.edu.tw  
雷小娟，淡江大學體育事務處助理教授。

## 壹、前言

1919（大正8）年，臺灣高爾夫俱樂部（俗稱老淡水球場）開幕，球場旁的城岸（城岸乃是前清時期滬尾砲台的掩蔽體）上，有二位7、8歲的農家小孩，引頸眺望球場內的熱鬧景象，一位是陳清水，另一位則是陳金獅，臺灣球界尊稱其為「獅仔伯」。二位小孩皆出身於淡水貧困農家，放學後幫忙家事、分擔農務、放牛吃草是此二者小學時期的生活寫照。因是兒時玩伴，二者常相約到球場邊的草地放牛，拾獲高爾夫球，就以土製球桿來把玩高爾夫，玩出對高爾夫的興趣與喜好，未及小學畢業，他們已曾在球場背球桿賺小費。此後二位際遇殊途，陳清水入球場背球桿沒多久，因球技出眾，獲友人資助赴日發展，成為臺籍球師赴日發展第一人（註1）；獅仔伯因個人家庭因素，小學畢業後沒多久即出社會工作，但命途乖舛，從事的工作皆不甚如意。

1931（昭和6）年陳金獅下決心朝高爾夫行業發展，進入老淡水球場工作，從桿弟開始作起，沒多久就升任為桿弟組組長，後得球場推薦赴日深造，回臺後球場聘為球師。身為球師，獅仔伯曾嘗試赴日發展，專職賽事，也多次前往參賽，但成績不甚理想。1940年赴上海從事高爾夫相關工作，但局勢紛亂，戰事綿延，最後選擇回到熟悉的老淡水球場。返臺後，獅仔伯從老淡水球場重建開始，中年過後大量培植球員、設計新建球場，一段長時間、全心全力的投入，使得臺灣高爾夫界涵養了大量的「高爾夫人才」。是他開了一扇門，讓貧困農家出身的球僮有機會接觸高爾夫，學習高爾夫；是他闢了一條路，讓這些球僮能在高爾夫的奮鬥上，有

了目標與方向。1960年，獅仔伯所培育的球員，開始在國際重要的職業賽事嶄露頭角，包括日巡賽、遠東巡迴賽（亞洲巡迴賽前身）、世界盃、英國公開賽等，一批接著一批，從陳清波、（註2）謝永郁、（註3）呂良煥到謝敏男……以及後期的涂阿玉（註4）等，此起彼落，接連在賽事中有傑出優異的表現，令國際高球界對臺灣高爾夫發展刮目相看，讚譽有加，因而博得亞洲高爾夫王國之美譽。這些球員源自於老淡水球場，在海

註1 陳清水，淡水人，1910年生，長陳金獅1歲，14歲時便是老淡水球場練習生第三名，18歲時赴日本程谷高爾夫俱樂部，就教於淺見綠藏7個月，是臺灣本土首位球師。1934年首獲「關東職業高爾夫球賽冠軍」，1937年獲「全日本高爾夫公開賽冠軍」，是臺灣赴日發展的首位球師。陳清水長期旅日，與陳金獅相知相惜超過一甲子，成就與貢獻各據一方，為臺灣高爾夫球界二大瑰寶。見周明德，〈臺灣第一座高爾夫球場七十年回顧〉，105。

註2 陳清波，1931年生，淡水人，旅日職業高爾夫球員，淡水球場出身，為陳金獅培育首席大弟子，曾獲日本公開賽冠軍（1959）、6度參加美國名人賽（1963-1968）、日本職業賽事獲冠、亞軍約20場（1959-1968），擔任日本TVS電視臺「陳清波高爾夫學校」（1963-1974）主講時，大力贊揚恩師陳金獅及老淡水球場，使此二者在日本球界聲名大噪，被日本球界喻為「清波旋風」；曾獲日本巡迴賽功勞獎（2005）；著有《現代高爾夫》、《現代高爾夫續集》、《one point golf》高爾夫專書。陳清波，面訪，高雄市鳥松區高雄球場2樓會議室，2014年3月12日。訪問人王誼邦，淡江大學體育事務處副教授。

註3 謝永郁，1934年生，淡水人，旅日職業高爾夫球員，淡水球場出身，曾獲亞巡賽總冠軍4次（1964、1965、1968、1969），香港公開賽4次冠軍（1963、1964、1975、1977）為累計最多勝紀錄保持者，長年旅居日本，70歲後返臺，現定居淡水。謝永郁，面訪，新北市淡水區灣高爾夫俱樂部出發站咖啡廳，2014年4月9日。訪問人王誼邦，淡江大學體育事務處副教授。

註4 涂阿玉，1954年生，臺中豐原人，曾獲女子美巡賽最佳新人獎（1976）、日本女子巡迴賽賞金后7次（1982-1986、1989、1992）、日巡賽88場冠軍、職業生涯累計114勝、榮獲女子日巡賽最高榮譽「終身參賽權」（男、女日巡迴賽外籍球員目前僅此一位），其夫婿陳碧宗，為陳金獅之四子。陳碧宗、涂阿玉，面訪，新北市淡水區臺灣高爾夫俱樂部出發站咖啡廳，2014年6月6日。訪問人王誼邦，淡江大學體育事務處副教授。



圖1 臺灣高爾夫發展二位重要的人物，陳金獅（左）、陳清水（右）（照片來源：陳碧惠提供）

外功成名就後，外媒紛紛來臺探究這些名將師出何門，獅仔伯因這些門生的成就，而享譽國際球界，尊稱獅仔伯為：「台湾プロゴルフ会の総師」（臺灣職業高爾夫界宗師），「台湾ゴルフ界のゴッドファーザー、陳金獅」（臺灣高爾夫球界的教父）。然而個性謙遜的獅仔伯，總是向外道言，是這些學生苦學自練努力的結果，他只是在旁觀看，偶爾指點一下，其熱心撒種不計酬，揚名立萬不居功的情操，深受指導過的球員、臺灣高球界各方人士的敬重。其培育的球員，除了

高爾夫球技的學習外，獅仔伯更看重球員的人品，常叮嚀這些晚輩，球技好，但人品更重要，獅仔伯不僅僅是位球場的重建者、設計者，他亦是臺灣最早的首批本土球師，他更是臺灣高球界的「人師」。

有鑒於獅仔伯的功績卓著，對臺灣球界的貢獻甚鉅，特由其生平簡介開始，擇述老淡水球場重建，投身球員培育之路，及重球技更重人品的處世哲學為題，期待能完整、真實地呈現獅仔伯一生對臺灣高爾夫發展的貢獻。

## 貳、生平簡歷與高爾夫專業歷程

### 一、1911-1931（明治44-昭和6）年

1911（明治44）年3月20日，獅仔伯出生於淡水大庄（現新北市淡水區），舊居位於淡水球場第13洞附近。父陳蔭，母陳林貴，家中尚有1姊1妹，由於陳父早逝，由陳母獨自養家。5、6歲時，因不聽母親教誨，遭陳母教訓處罰，並用背巾捆綁在家族大廳，三孀見狀不捨，替其解圍。此後，便不違母意，甚得陳母疼惜。獅仔伯生於農家，孩提時期6、7歲的時候，已經要幫忙家中農事，舉凡插秧、除草、割稻、綁稻草等農事，及養牛、放牛等皆為日常工作。6歲時入淡水國小就讀，淡水冬天溼冷，因家貧無鞋可穿，打赤腳上學，放學後還得回家幫忙農事，甚為艱苦。11歲時勉強上球場背球桿做球僮，賺些錢貼補家用。小學畢業後，進入高等

科，因家族長輩反對，勉強上學，唸完一年後，就出社會工作，曾做過給士（工友性質的工作）、車拿（協助停車性質的工作），亦曾到鐵道部（鐵路局）做小工，工作月餘領月給，不幸被偷，悵然離職返家務農。14歲時，幸得彰化銀行日籍總裁坂本先生引薦，到臺中彰化銀行做給士。陳母起初並不同意獅仔伯南下臺中工作，後勉強答應，但赴職不過半個月，家中遭逢變故，被陳母召回老家務農，時有作些雜役賺錢，如扛稻穀、擔火炭，偶爾球場兼職當球僮。16歲時獅仔伯患盲腸炎，因家族長輩迷信，問求鬼神，腹痛17天，幸得日人久米先生協助，入院開刀治療，在陳母悉心照顧下，一個月餘後幸而痊癒。19歲時，獅仔伯的阿公向親友盧發先生提親，欲使獅仔伯迎娶盧先生二女兒盧蕊為妻，沒多久，阿公便因腦溢血去逝。獅仔伯迎盧蕊女士來送阿公上山頭（出殯）。成親之後，為了家計，想出社會工作，然家族農事亦須分擔，遂與大伯商議，情非得已，只好請人代工家中農事，按月給付，全心進入球場工作，工作一段時間後，獲球場調薪，生活上有了大幅改善。（註5）

1919年，老淡水高爾夫球場成立，開幕當天，有2名小學生陳清水、陳金獅相偕爬上「城岸」觀看球場內的熱鬧開幕，從此便與高爾夫結緣，成為臺灣首批高爾夫球師。陳清水長獅仔伯1歲，二者成長環境相似都是農家子弟，必須幫忙家放牛，處理農事，城岸旁有一條俗稱「城溝」，雨天積水，軟草茂盛，非常適合放牛，放牛時會經過球場，耳

濡目染，對高爾夫產生濃厚的興趣。起初他們自草坪拾得高爾夫球，就以土製球桿練習擊球。小學五年級時，常利用週末相偕到球場充當球僮，此時對該項運動已是相當程度的了解。獅仔伯因家環境影響，幼年時的球技幾乎都是土法鍊鋼，連球具也是自行打造的土製球具，以矮竹為桿身，套上木製的球桿頭。那個年代高爾夫球具，皆是歐美舶來品，珍貴無比，一組球桿14支約等同7000公斤的稻穀，對出身貧苦農家的陳清水、陳金獅而言，是不可能買得起。當時淡水人士許丙，是板橋林家總帳房，頗有資財，是球場的會員，見球僮用土製球桿擊球相當好奇，試與他們較量，其與陳清水、獅仔伯差20、21歲，結果土製球桿擊敗許丙。許丙為人素來慷慨，不久另購一組球桿贈給他們，讓這2位如獲至寶，有了鑽研球技的利器。（註6）

獅仔伯小學畢業時，因家境關係，偶爾入球場兼職當球僮，賺錢貼補家用。那時的獅仔伯，在高爾夫方面僅是興趣把玩性質，並非全力投入，許丙贈予球桿後，有了鑽研球技的利器，高爾夫技能大幅提升，雖無法與陳清水相較（13歲進球場工作，18歲赴日深造），但亦有些能耐，時常玩球，所以球技也有一定的水準。

註5 陳金獅，〈陳金獅回憶錄手稿〉，書寫年代未詳，據陳碧宗先生推估應為1985-1992年之間，未刊稿。陳碧宗、涂阿玉面訪，新北市淡水區臺灣高爾夫俱樂部出發站咖啡廳，2014年6月6日。

註6 周明德，〈臺灣第一座高爾夫球場七十年回顧〉，116。



圖2 陳清水（左1）偕日本多位球師來訪老淡水球場，於會館餐廳與陳金獅（右上）合影（照片來源：陳碧宗提供）



圖3 日媒譽為「臺灣高爾夫球界教父」（照片來源：陳碧宗提供）



圖4 1933年陳金獅赴日本橫濱程谷球場研習時照片（一）（照片來源：陳碧惠提供）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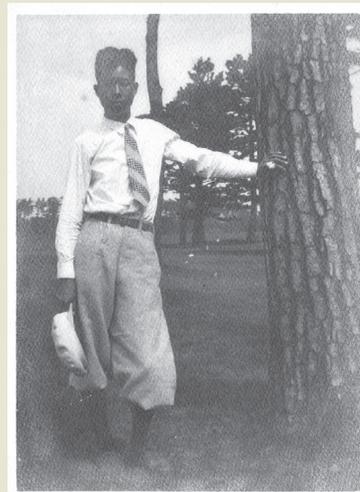


圖5 1933年陳金獅赴日本橫濱程谷球場研習時照片（二）（照片來源：陳碧惠提供）



圖6 陳金獅赴香港教球時留影（照片提供：陳碧惠提供）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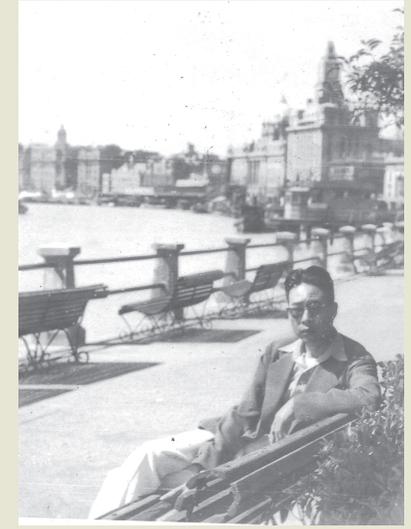


圖7 1941年，陳金獅遠赴上海工作時的照片（照片提供：陳碧惠提供）

## 二、1931-1946（昭和6-21）年

1930（昭和5年），獅仔伯娶妻，21歲時長子陳健義出世。此時獅仔伯進入球場工作，生活算是相對安穩，那時球場的管理階層皆為日籍人士，獅仔伯因工作表現佳，升任為球場桿弟組組長。22歲時，因表現優異，獲球場推薦，赴日深造，惟因獅仔伯進入球場工作僅一、二年，雖生活相對穩定，但仍相當拮据，並無多餘積蓄，可供赴日。陳母惜子，遂將珍藏多年的一對金手鐲變賣，讓獅仔伯得以赴日成行。那時一對金手鐲對農家而言是非常珍貴，也是家中最值錢的物品，陳母為了獅仔伯的前途，變賣她最有價值的寶物，為此獅仔伯十分感念。24歲時，獅仔伯升任老淡水球場最高的指導位置，擔任「首席球師」，（註7）掌管球場大小事物，唯主要工作是以教人打球為主，服務對象以日籍人士居多。同年期間，陳欽

（淡水人士，早期與陳金獅同在淡水球場工作）在香港九龍沙田球場擔任球師，此球場為日本人籌辦，陳欽向球場推薦獅仔伯來港擔任球師，為期1個月。獅仔伯受邀坐船赴港，由基隆至廈門，廈門至汕頭，再由汕頭到香港，赴港教球期間，住在陳欽家，日子甚為愉快，工作期滿後，球場給付獅仔伯薪資及返臺旅費。獅仔伯29歲時，林萬福工作的球場，聘獅仔伯赴上海任事，由於獅仔伯二子健忠、三子健振陸續出世（獅仔伯有六子，依序為健義、健忠、健振、碧宗、碧章、碧瑤，皆為職業球員），家中經濟壓力與日俱增，在老淡水球場工作收入有限，毅然決定冒險，離家遠赴上海工作。獅仔伯赴上海球場工作時，住在阿坤叔（本名陳坤，旅滬淡水人）的家裡，受其照顧。

註7 早期臺灣高爾夫並無球師認證制度，僅憑球場認定。陳碧宗、涂阿玉，面訪，新北市淡水區臺灣高爾夫俱樂部出發站咖啡廳，2014年6月6日。

1944年，大戰全面爆發，上海租界遭受空襲，日本亦在上海當地徵兵，獅仔伯受召集從軍，約半年後期滿，回上海謀工作，冒險與阿坤叔從事運輸行業，北至阜埔，南到金華，跑遍南京、蘇州、鎮江、杭州各地，一直持續到終戰時。1945年日本戰敗後，阿坤叔欲結束上海運輸事業，積極打探臺灣方面的消息，謀求回臺發展，遂與獅仔伯整理行囊返臺。1946年元月由上海返臺，在上海工作時略有積蓄，回臺後為求進步，首度冒險經商，南下嘉義買糖，失敗慘賠，幾乎血本無歸。生意失敗後，獅仔伯另謀東山再起，再度籌資，試圖一博，無奈又一次的失敗，遂打消經商念頭，專心務農，生活頓時又回到原點。（註8）

在高爾夫的歷練方面，1933（昭和8）年，赴日本橫濱程谷高爾夫球場與陳清水為伍，拜其為師，鑽研球技，這三個月讓獅仔伯的球技精進不少，也廣汲球場經營管理之知能。旅日發展的陳清水、林萬福二位，先後獲日本數場職業賽事冠軍，深受日本球界歡迎愛戴，讓獅仔伯十分欣羨。而獅仔伯除了參加臺灣本土的高爾夫賽事外，也曾三度赴日本參賽，力圖在比賽經驗與成績上有所增進，包括1934、1936、1938年，皆遠渡重洋，赴日參賽，累積比賽經驗，提昇個人球技視野。然事不如願，獅仔伯參賽的成績皆不甚理想，獅仔伯有感於赴日本參賽，只是陡增花費，後來就放棄朝賽事發展之途，後來參加的比賽也都以臺灣本土的球賽為主，曾二次獲得冠軍，一次為1939年「中部臺灣

職業高爾夫選手權」，另一賽事已不可考。當時戰前若論球技實力，應以陳清水最佳，依次郭金順、林萬福、陳火順、陳金獅，此五者號稱臺灣早期高球界的「五大金鋼」（註9）。1940年，獅仔伯旅滬期間，受聘於日本租界內的江灣高爾夫球場，因上海地區較為繁榮，西化程度較高，故有機會博覽高爾夫相關書籍，而江灣球場是日資新建的球場，與老淡水球場相較，球場營運管理皆非老淡水球場可比擬，獅仔伯能成為臺灣球場設計第一人，嫻熟於球場營運管理，實奠基於此一時期。

- 註8 陳金獅，〈陳金獅回憶錄手稿〉，未刊稿。  
 註9 當時無高爾夫球師的考試制度，而全靠球技的實力受聘。茲按順序列早期臺灣高爾夫球師前五名如下（陳金獅口述）：陳清水、郭金順、林萬福、陳火順、陳金獅。見周明德，〈臺灣第一座高爾夫球場七十年回顧〉，123。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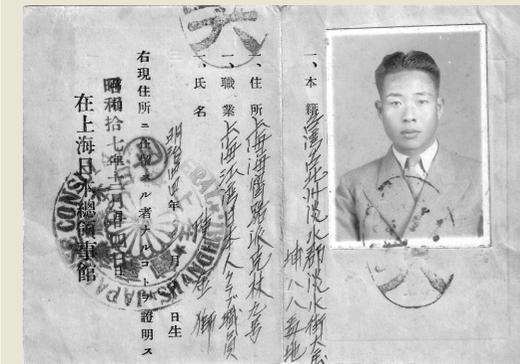


圖8 陳金獅赴上海工作時日本領事館簽發的證明文件（資料提供：陳碧惠提供）



圖9 陳金獅赴上海工作時，淡水旅滬同鄉會證明文件（資料提供：陳碧惠提供）



圖10 赴上海工作時的陳金獅、陳坤（右）  
（照片提供：陳碧惠提供）



圖11 陳金獅在上海受日軍召集入伍照片  
（照片提供：陳碧惠提供）